



43
403
80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

逸民部一

敘逸民

易蠱卦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

也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又賁卦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蒺藜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

落賁于丘園

又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九四好遯君

子吉小人否馬融曰好遯君子吉言雖身在外心必怨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詩曰考盤刺莊公也不能修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也考盤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成盤樂也箋云有窮處

成樂在于此澗者



新金圖書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所購以贈

田中圖書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場中苗我絆之繫之也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去者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食我

禮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又儒行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論語曰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

日作者七人矣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譏封人楚狂接輿

又曰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崇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便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方言不强致也

後漢書曰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又曰隗囂素聞杜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治書後因疾告去囂復欲留強起遂稱疾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命曰杜伯山伯山林之字也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林雖拘於囂終不屈節

又曰趙岐初名嘉年四十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然乃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尹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側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又曰樊曄字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又曰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日新平新平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

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尙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又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丹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永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紂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

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鄰里有爭財者共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又曰臺佟音同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病往謝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不見

又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相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京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中道逃遁以壽終

又曰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屋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遺書以觀其志慎不荅年七十餘音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又曰馬瑤矯慎同郡人也隱於沂山以兔置爲事所居俗

化百姓說之號馬牧先生

又曰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代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荆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而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代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代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其妻子而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又曰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

尚中和好通易老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連年乃至欲薦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於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又曰王霸字孺仲太原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

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
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
陽毀之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又曰閻仲叔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
其含菽飲水遺之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旣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斤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市
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閻豈叔仲以口腹累
安邑乎遂去客沛以壽卒

又曰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也初世祖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
卽禽世祖問曰禽何向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
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世祖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

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卽
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廓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卽
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世祖悟其旨謂左右
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去莫知所在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
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乃備安車玄
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幸其館至光卧所撫光腹曰
咄咄子陵何不出相助爲治耶光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
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後引光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富春山後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序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

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京房易飛候日以知賢人隱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講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閑暇釣漁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

皇甫士安高士傳序曰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以鴻崖先生割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漢達乎魏興受命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貧之務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一
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好學有志隱居著書
度遼將軍皇甫規鮮官歸安定鄉人有貨買鴈門太守者
還家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
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
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一
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又日向栩字輔興河內朝歌人常讀老子狀如學道常坐
竈北板床上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時賓客就之輒
伏不起時人莫能測後徵拜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又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甚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一

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好學有志隱居著書
度遼將軍皇甫規鮮官歸安定鄉人有貨買鴈門太守者
還家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
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
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一
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又日向栩字輔興河內朝歌人常讀老子狀如學道常坐
竈北板床上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時賓客就之輒
伏不起時人莫能測後徵拜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又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甚

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鴻者鴻聞娉之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隱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字曰德曜名孟光因共入霸陵山復至吳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

又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日子之居喪禮乎對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所論哉豈若乎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又曰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見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如何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者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又曰漢濱老父不知何許人也相帝幸晉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觀老父獨不觀何也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又何忍與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謝承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

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徵不應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萇爲門下祭酒延教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又曰鄭敬宇次卿汝南人閑居不修人倫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公爲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葺門琴書自娛世祖公車徵不行

又曰楊后字仲栢廣漢人潛身藪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惡其苛暴時耕於大澤卽委鉏疾逝參忿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又曰張奉字公先弟表字公儀河內人兄弟少有高節立精舍教授惡衣麤食太傅表隗以女妻奉送女奢麗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輜駟光路婦入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徑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頑陋使侍君巾櫛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高節妾欲懷孟光之微志奉無以荅妻悉徹玩飾被服奴婢着縵帛執紡績具奉然後納之諸公連徵不就謂之張氏兩賢又曰符融字偉明少爲都官郎耻之委去私事少府李膺膺常貴融融幅巾褐衣振袖清談膺捧手高聽歎息不暇郭林宗始入京師詣融融一見與定至交海內服融高識公府連徵不就

魏志曰張琚在何字子明少遊太學後遁常山并州牧高幹辟不至表安樂令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

官二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碎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版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時人於汲郡北山上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覆面對人無言好讀易鼓琴初宜陽山中作炭者忽見有人不語精神不似常人文帝使阮籍往視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野人乃笑曰爾復作向聲籍又爲嘯籍將求出野人不聽而去登山亦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籍還問炭人曰故是向人耳尋知求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

孫登別傳又載

又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與弟子治藩必跪而授條麥熟穫者雖畢而多拮者袞退待間乃方自拮不曲行旁掇跪

而把之每飢率其邑人人于山林拾橡爲部功曹舉清白異行皆不就值亂攜妻子入林慮民歸之葆於大頭山而田其下有終焉之心咳發拄杖將起杖墜墜岸而死

又曰董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太始初值魏禪晉遂被髮佯狂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遂載與歸終不肯坐後數年去莫知其所其寢處得一石子及詩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逝將抱此玄虛歸我寂寞之室

又曰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船其母疾市藥于洛陽賈充聞而訪之問曰卿居海濱作何戲習仲御曰能戲船耳充因命焉仲御卽登舟鼓柁爲鱖音浮之歌學鱖音浮之狀俄然雲霧杳冥白魚跳入其船充甚異之因就與語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棹而去弗之見也充乃歎

日可謂木人石心哉初仲御在鄉也人或說之使仕仲御
敦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隨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
覺寒毛豎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如炙舌不住齒口
不能張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遂竟不仕
又曰董養字仲道惠帝時遷楊后于金墉有侍婢十餘人
賈后奪之然後絕膳八日而崩仲道喟然嘆曰天人既滅
大亂將至傾危宗廟其有日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時
既如斯難可保也不如深居岩洞耳乃自荷擔妻子推鹿
車入于蜀山莫知所止

又曰郭文字文舉河內人隱居不仕常居臨安及吳興餘
杭依山結廬臨清澗植穀種麻以供衣食常着葛巾披鹿
皮其山多虎豹文獨無藩籬格障然虎豹並不至大興中
揚州刺史王導聞其名乃自迎與相見尋而逃去莫知所

在

又曰郭瑀字元瑜虢人也避世不仕涼州牧張天錫遣
使者孟公明備禮徵瑀乃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飛青
雲之外翔深谷之中白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公明
乃拘其門人瑀嘆曰吾入山逃祿避罪豈謂隱其行義翻
乃害平人乎乃出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括髮入弔
三踊而出還入南山天錫弗能強之後莫知所在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
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
因留貴遊子弟聞而重之元康末原以賢良徵累下州郡
以禮發遣皆不到也

又曰郭琦音奇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
武帝欲以琦爲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郎郭彰彰素疾琦

答云不識帝口若如卿言卽堪卽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褒不仕莫知所終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幼孤兒重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俊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辟爲祭酒不就咸和二年卒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常

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乃對之長嘯其音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旣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二

王隱晉書曰龔壯字子偉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冀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不納壯謂曰百行之本莫先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耳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下帷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三
一

又曰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先世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
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
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
之稱老病卒于家
又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
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
皆不就及李雄據巴蜀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皆不應常
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
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
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
卒
又曰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

恬靜不接交遊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
末沒于劉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季龍之世並
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
閔僭亂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閱書因不食而卒
又曰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病辭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
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歎涕泣
或請問不言燉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而歎曰
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爲
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
又曰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
百常食糲飯飲水衣短褐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
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

言欲所論授入室弟子令相與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
軻固辭不赴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及曜爲石勒所
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石季龍嗣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
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有司以
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弗從下詔任軻所尚常卧土
床覆以布被保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輔好奇之士也
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輔發軻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
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
淺也後上疏陳思鄉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自歸秦州
仍教授不絕

又日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冬衣
單布寢土床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
容曄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曄不言不拜衣食舉止如在九

城賓客造請鮮得與言數年病卒

又日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
南山不娶妻妾非所墾植不衣不食吟咏巖間忻然自得
年逾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皝徵至鄴王公
已下造之不與言雖經隆寒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
曄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
使致問未至卒堅深悼之

又日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難隱於太山恬靜寡
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無緼袍夏則帶索
端拱尸居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
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
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授業觀形而退
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

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乃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謁從之後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岳士歿於西岳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堅謚安道先生

又曰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處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糞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又曰郭荷字承休洛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束帛安車徵爲博士祭酒後上疏乞還祚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

山年八十卒謚曰玄德先生

又曰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曰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儒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而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常謂爲先生而不名之以壽終

又曰瞿研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泰和末常居宣城郡界山中有瞿研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溫常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又曰宋纖字令文燉煌人也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於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且威儀鳴鍾鼓

造纖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乃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題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復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後卒謚曰玄虛先生

又曰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公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

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

又曰汜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吾聞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刺史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卒

又曰王長文字德郁廣漢人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不羈州郡辟爲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通玄經四卷文言卦象可用以爲卜筮

晉中興書曰虞喜字仲寧好學博古中宗初鎮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不至司空賀循每一詣喜輒經信宿云不能

測也康帝以為散騎常侍又不起永和初將禘太廟應有
遞毀尚書郎徐禪詣喜諮焉喜所著數十萬言
又曰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治高不仕詢
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誓
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為
昇仙

又曰翟湯字長淵尋陽人耕而後食凡有饋贈一無所受
庾亮薦湯以國子博士徵不起湯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
雅好弋釣及長不復獵人或問莊曰同是害生之道而先
生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故先節其甚者且
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坐葦
門啜菽飲水徵辟皆不就莊子矯矯子法賜並徵不至世
有隱行

又曰郭翻字長翔不交世事家于臨川唯以漁獵為娛嘗
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返庾亮薦公車徵不
就乘小船歸武昌庾翼躬往造之以翻船狹小欲引入大
船翻曰使君不以名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
不肯翼便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又曰孫略字文度吳人少佃於野人有刈其稻者略避之
既而刈一擔自送與之鄉人感愧終日履空怡然自足辟
命皆不就妻虞預女也少稟伯喜風共安儉約

又曰何琦音奇字萬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豐約與鄉隣共
之類徵不起相溫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
何某真正是也

又曰陶淡字虺靜侃之孫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食於
山中立小草屋設小牀獨坐故舊入山候者輒移渡澗莫

得近本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
終
又曰范宣少尚隱遁博綜衆書徵辟並不應雖閑居屢空
常研講爲業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四
逸民三
晉中興書曰孟陋字少孤少而貞潔清操絕倫口不言世
事時或漁弋雖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輔政以爲參軍不
起相温躬往造焉或謂温宜引在府温歎曰會稽王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
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共相王命非敢爲高也
又曰劉麟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于山澤志在存道常
採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開
一困閉或說困中皆仙方秘藥麟之欲更尋索終不能知
處也相冲請爲長史固辭居于陽岐人士往來無不投止
麟之自供給人人豐足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逸民部四

逸民三

晉中興書曰孟陋字少孤少而貞潔清操絕倫口不言世
事時或漁弋雖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輔政以爲參軍不
起相温躬往造焉或謂温宜引在府温歎曰會稽王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
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共相王命非敢爲高也
又曰劉麟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于山澤志在存道常
採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開
一困閉或說困中皆仙方秘藥麟之欲更尋索終不能知
處也相冲請爲長史固辭居于陽岐人士往來無不投止
麟之自供給人人豐足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陋巷未嘗出入公門人有致餉
一無所受武陵太守孫放薦玄之詔以爲散騎常侍郡縣
逼苦辭不行前後四徵一皆不降

又曰載達字安道少博學能鼓琴搃角時以雞子汁溲瓦
屑作鄭玄碑又爲碑文文旣綺藻器亦妙絕武陵王晞聞
其善琴使人召之達於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
王門伶人累徵散騎常侍郡縣逼乃逃去吳國內史王珣
有別館在虎丘山乃潛住珣山中謝玄王珣並表達烈宗
備禮徵不至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曾祖侃晉大
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
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

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常著文自
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
錄

又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
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徵爲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縣界
家人莫知所之

又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終身不娶妻布衣蔬
食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山林之美因爲之注高祖北討世
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以伐樵採箬爲業每以樵箬置
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者行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
去

又曰王素字休業琅邪人也少有志行乃往東陽隱居不仕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而形醜素乃爲蛇賦以自況

又曰戴顓字仲若譙郡銓人也父達兄敦並隱遁有高名顓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敦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太祖元嘉初徵散騎常侍並不就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譙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止聲伎一部卒年六十四後景陽山成上歎曰恨不使戴顓觀之

又曰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高祖領荊州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可於王門折署爲趨走吏乎高祖善其對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弘每從之遊未常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數徵庶子並不應衡陽王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譙命爲諮議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遊遍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就炳受

之元嘉二十年炳卒

又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臨沂人家貧而性好山水相玄輔晉相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家在會稽上虞從兄勸弘嘗解貂裘與之即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仁德

禮辟並不受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族妻亦能棄榮華共安儉苦徵爲秘書郎不就荊州年飢衡陽王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又曰龔祈字道孟武陵漢壽人也父黎民及祈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

又曰翟法賜尋陽柴桑人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辟著作郎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徵聘遁迹幽深後卒

於巖石之間

又曰沉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縣北石山下爲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辟府几十二命皆不就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

又曰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惠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不就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還廬山公卿已下並設祖道後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賓堂就業後卒於鍾山又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昌少而篤學學筭妙盡其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起棄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病卒康之得時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昇平初卒

後魏書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博覽諸書篤好佛理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有終焉之志既雅愛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遊放之適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嵩山形勝之處製閑居寺亮卒詔贈帛二百疋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

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置屍盤石上積十餘日乃焚於
山以灰燼起佛塔初亮以冬月亡時連驟雪窮山荒澗
鳥獸飢窘僵屍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
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
服如本唯風吹帽落耳惠需又以大栗十枚開亮手置把
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
有素霧翳鬱迴繞其旁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
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又曰李謐字永和趙郡人少而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
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
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飲酒好音律
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
神十賦

又曰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年二十遭父喪鬚鬢致白
每悲哭聞者爲之流涕尚尙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爲
莫逆之交及浩爲司徒奏徵夸爲其中郎辭疾不起州郡
逼遣不得已及入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敘平生
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責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
後遂投詔書於夸懷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
國士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卽還夸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
乃以騾內之廐中翼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
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恨曰睦夸獨行之士本不應以小
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及浩誅後
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乃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容睦
夸年七十五卒及葬之日赴會者如市

續晉陽秋日謝敷隱居會稽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

時星戴達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時星戴達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逸民部五

逸民四

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之望其還策之日豐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此子索然唯明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真慰日夜比談詩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窮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當為申譬太祖卽位手詔

吳會二郡禮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又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南人也隱長廣郡嶗山詔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也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刺史罷任僧紹隨歸任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與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乃贈紹竹根如意

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又曰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設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

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

又曰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父道翰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凱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與同郡顧權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遊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永明十年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聚徒教授建武初徵貢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迴辭疾不就又曰孔道徽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勸康曾孫也行動幽

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
勵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
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宗慕之
又曰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少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
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瓊未嘗先食純篤好
學括東西晉爲一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
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
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勸之儀
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
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常言爲誠永
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又曰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

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
俱於褚彥回宅講授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
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上下教授朝士
多到門焉當時稱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授講唯苞一人
而已以壽終

又曰樓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
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跡人莫之知宋明
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宮苦延方至仍
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迴之豐安旬日間祇
賊起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勅爲立館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
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閑問有魚賣乎漁父笑

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恠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曰顧歡字景怡吳興鹽官人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糖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顓之臨縣見

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廬于墓側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諸生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又曰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敦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無紙常以竹葉箭箬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講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早伯

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早喪妻
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山伯珎移居之階戶
之開木生皆連理門前梓樹一年便合抱白雀一雙棲其
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也

又曰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父虔之爲樂安令麟
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
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尙
之志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涕泣彌旬居貧織簾誦
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
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返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
士笑而受之宋文帝令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
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謂子偃曰
山藪固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汝師之麟士常苦

無書因遊都下厯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
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荅曰魚懸獸檻天下一
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能不
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隱居不餘吳差山講經從
學之士數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
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又曰諸葛璩字幼琰琅琊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
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
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
守道閱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激濁辟爲議曹從事帝
許之璩辟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
穀百斛梁天鑒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
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虜身

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因謂離垢先生遠近欽慕之簡文遺以机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歿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又曰范元琰字伯珪居父憂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祖母癯癯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退畏

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

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父彥之誠曰宜思自勵以庇爾躬荅曰願追赤松子於滄海逐許由於窮谷耳自是屏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嘗出戶外兄王晏貴顯緒度必顛覆聞笳聲至門孝緒乃穿籬逃迸及晏誅竟獲免時中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乃歎曰其室雖邇其人何遠自是欽風者莫不歛衽望塵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生十歲讀葛洪神仙傳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齊高祖作相引爲侍讀永明初脫

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乃許之居勾容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即位有吉凶征討大事皆使咨問時人號爲山中宰相預知梁祚覆沒乃製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及侯景傾陷篡位果在昭陽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屋中有異香氣累日氤氳謚貞白先生有肘後方枕中術及本草又曰沈顛吳興人也性有至行常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每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敦貴顯當朝每還吳賓客迎送填咽顛送迎不出闕敦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

又曰何點字士哲廬江人也點雖不出入城府而遨遊于外不簪不帶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謂之通隱

後周書曰韋夔字敬遠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淡於榮利太祖經略王業仄席求賢備禮辟之終不能起彌加敬重世宗即位禮遇逾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年七十而卒

陳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初爲梁邵陵王綸學士綸舉兵援臺城留書二萬卷寄樞樞肆意尋覽將遍乃喟然歎曰吾常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今乃稽諸史典篤論其義亦各從其所好乃隱於茆山日精洞黃能視閻中物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五

隋書隱逸傳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
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瑒深
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後丁母憂居喪骨立
服闋拾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斫精不倦遂博覽
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
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
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祖必高會極
歡無不沈醉謔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
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
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施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

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開皇八年終於家

又曰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書府士謙妻廬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大業中終於家時年八十

又曰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論議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

憇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洄寒不服綿絮初入縉雲山太極真人除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諱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遂詣揚州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卒支體柔弱如生

又曰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瑀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史特精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於太學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唯其所擇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

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
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州縣以其貧素將
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之際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
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
騫原憲終於家時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唐書隱逸傳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呂
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揚州六合縣丞
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居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隣渚
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
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績又
嘗躬嘗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
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詠諷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
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

又曰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
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
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
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崇山遣中書
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
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
煙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
四皓乎因將遊巖就行宮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
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
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又曰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
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
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

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
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貞確謙沖
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閭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
簪裾高蹈愚公之谷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寤寐星雲物
色林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以解荷裳粵自海隅來
遊魏闕行藏之理所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
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又曰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弱冠時母疾篤醫言唯啖人
肉乃差友貞獨念無可求理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疾尋差
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
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
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中宗在春宮召爲
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

赴及至固以疾辭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
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贈銀青光祿大
夫

又曰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也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
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
詔徵之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其故奏言臣聞老君言
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
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政道
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放之還
山

又曰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
備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隲向四十年盡能傳
其閉氣道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

博爲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
中年七十餘氣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
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
矣及玄宗東巡勃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
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詔授
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

又曰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
不起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
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豈可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
書安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設席行
吊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勾爲刺史謂解令孔慎
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間禮賢故也慎
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先鑿

墓自爲誌文如筮而終

又曰李元凱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之
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作相使人遺元凱束帛將薦
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沖爲洛州刺史邀元凱至
州問以經義因遺之衣服元凱辭曰微軀不官服新麗但
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汚而與之不獲
已而受及還乃以己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曰義不
受無妄之財年八十餘終

又曰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
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
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
請執政求出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廡舍唯衣履及書疏
而已餘無所蓄

又曰孫處玄者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帝恨天下無書以廣所聞神龍初相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又曰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及至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授朝散大夫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露斗米正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尋以壽終又曰崔觀梁州城固人也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者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婢奴令各爲生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

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詠自娛山南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太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薦觀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觀辭疾不起卒於山皇甫士安高士傳曰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溽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雨騎日月而遊天地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間乎又曰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而問道焉及舜受終之後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民不知怒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調五

音之聲以亂民耳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耳目益榮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秋收斂身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所終矣

又曰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又師由問曰齧缺可以配天乎既而齧缺遇由由曰子將何之曰將逃堯曰何謂也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遂逃不見

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貪言負吾友矣遂

去終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聞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退而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史記又載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蓬蒿爲室杖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夫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

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爲老子人莫知其所終也又曰顏回字子淵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爾家貧居卑何不仕回曰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樂習所聞於夫子足自娛回何仕焉

又曰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率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

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殺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太平御覽卷五十七
 逸民部七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
 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硜硜乎莫已知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
 聞之曰果哉蔑之難矣
 又曰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
 門主晨夜開閉之子路從孔子入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時人賢焉
 又曰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師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逸民部七

逸民六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
 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硜硜乎莫已知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
 聞之曰果哉蔑之難矣
 又曰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
 門主晨夜開閉之子路從孔子入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時人賢焉
 又曰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師耶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直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形解而不敢動口鉗而不知言吾所學眞土梗耳夫魏眞爲吾累矣又曰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又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盍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撫心而怒曰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樂今子

之妻子有飢色君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而遺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至於其罪我也又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尊以客禮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以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隱處乎窮巷聲馳千里敢不軾乎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公儀潛魯人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

為相子思曰公儀子逾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彼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尔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音終身不屈

又曰王斗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歎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趨見王為好勢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之穀王曰何謂斗曰王使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穀也王乃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

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又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人之務號曰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又曰原憲居環堵之室甕牖桑樞上漏下濕緼衣無表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憲憲韋冠杖藜而出應門正冠則纓絕斂衽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笑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仁義之懸車馬之飾憲不忍為子貢逡巡面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

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又曰陳仲子齊人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視身自織履妻搗蘊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竟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又曰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而視公曰裘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

問姓名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貞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舟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貞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貞至吳爲相求得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又曰漁父者楚人也見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讚王怒遷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日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疑滯於萬物故能

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自閉匿人莫知焉

又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者而不虧傳業於安期先生爲道家之宗焉

又曰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始皇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師事之

又曰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楚漢之

起齊人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相延問諸儒數百人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蓋公善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則民定遂推此爲類爲參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焉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遵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又曰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日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之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能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遊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乍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笑以足受而去良殊驚公行里許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恠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怒曰何後復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篇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莫能用後與沛公陳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又曰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叔孫通自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罵通曰天下初定死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也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也公往矣無汗我通不敢致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琅琊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先生與其友蒯通同往見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又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修道隱居不仕曹參爲齊相尊禮士范陽人蒯通爲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取婦何取

參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由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僂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之參遂致禮聘二人亦終不仕齊人美焉
又曰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焚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故何傳之不絕漢興何以齊諸田徙杜陵故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梁項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又曰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太子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懼稱病欲去用王生計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平常與釋之及公卿會庭

中立王生韉解顧謂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日獨奈何辱張廷尉使跪繫韉乎生日吾年老老且賤矣自度終無益張廷尉廷尉方爲天下名臣吾豈敢恥廷尉使繫韉乎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太平御覽卷五百八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
 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冢山遷既親
 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
 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
 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
 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悵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
 以苟得漢興已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
 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
 以送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
 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冢山遷既親
 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
 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
 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
 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悵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
 以苟得漢興已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
 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
 以送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游

說下腐刑果以悔悵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阡阡人立
 祠號曰阡君
 又曰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
 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得福等五人行義最
 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
 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
 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
 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
 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勸為高愈自損退為巫
 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
 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小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

為羣郡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
 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
 已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三輔決錄曰丘訢
 傲俗自謂無伍
 又曰荀靖字叔慈父淑有名績靖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靖
 至孝闔門悌睦隱身脩道弟爽字慈明亦有材學汝南許
 章稱二人皆玉也慈明外郎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終
 穎陽令丘積號靖曰玄行先生穎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
 定先生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
 守就家候棠以薤一本水一盆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
 下參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
 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
 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又曰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
明天官博物善屬詩賦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
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水滸去言世世好一本藏於大
又曰高恢字伯遠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
隱於華陰山李暉以春林好劉龔世不為風卷為劉大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兄弟三人
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其相親
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
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
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
辟建寧三年靈帝詔徵為犍為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
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
門哉乃隱遯命乘舡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

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天下年七十卒于家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相
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稚於朝廷由是三舉
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荅命蕃薨輒身自
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稚至瓊薨歸葬江夏稚既聞即負
笈徒步豫章三十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
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
門不與高蔡通相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
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
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強不交官然聲名
為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

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爲黨魁馥於是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百家何以生爲乃剪鬚變服易形改姓入林廬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悉放儉等皆出馥獨歎曰以爲人所棄不宜復鄉卿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所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見潛車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爲父報仇外黃令梁醜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追旌表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醜善其言乃爲讞滅死論人稱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

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一察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又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郡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中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折巾角士爭往從之戴策盈車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先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稚來吊以生芻一束頓泰廬前而去泰曰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後辟司徒府有道徵皆不

就一其人...
又曰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拜雖子往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着巾身無單衣足着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再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也
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遊夜講說共言讖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又曰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

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又曰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勝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已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前龔先生晉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
又曰宋勝之字即于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十五失父母家于穀城隍中孝慕甚篤隍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裒爲

東平內史遣吏召之勝之日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辭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又曰東海隱者漢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見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地黃四年漢兵起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迴囂以順道術深遠使人賞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栖

然以貧潔自終焉

又曰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旣通古今而性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始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帝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真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又曰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收

岐若實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搗之
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
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
及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以畜蜂豕爲事
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
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
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